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八集
編九十八第

理想小說

下冊

飛將軍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天笑
生編

教 育 小 說
埋石棄石記

二角
五分

是書專描摹小學教師之模範。以貢獻於青年界。凡學校諸君。洵宜亟為購閱。以端本身作則之法也。

小 本

偵 探 小 說
七醫士案

一角

是編述七醫士沈迷科學。以創生為實。行。訊。驗。不。可。道。此。為。甚。迨。奸。情。破。綻。皆。就。刑。焉。世。之。滅。絕。人。道。者。可。以。鑒。矣。

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印刷
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初版發行

(飛將軍 二一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陸角)

著 原 著 者
人 譯 述 者

發 行 人

印 刷 人

印 刷 所

總 發 行 所

分 售 處

葛麗裴史
天 游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印 有 模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鮑 咸 昌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 務 印 書 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
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
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

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
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

壬四〇七號

六九四七

飛將軍卷下

第二十一章

路拉痕剛好沈下。飛艇已經落下來。在海面上浮着。同汽船一般。落下來的地方。正在奈塔斯同倭倫的舢板旁邊。這時候舢板中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。游船中只逃出五個人來。兩個下人。三個水手。其餘的人都葬身海中。飛艇一到船邊。倭倫同大衆先把奈塔斯扶過去。隨後大衆都扶着鐵欄干。陸續上了飛艇。同理查相見。理查本來沒有見過奈塔斯。現在看見倭倫領着人扶過一個僵僕的人來。只見奈塔斯也不暇同別人招呼。搶過去。抱住那個人。頸子滴淚道。謝天謝地。父親幾時來得還巧。險些兒誤事。理查纔知道是奈塔斯。看着這走一步路要人攙扶的形狀。誰知道他是恐怖黨的黨魁呢。趕忙走過去問好。請奈塔斯引着進客廳去。然後回身同倭倫握手。各道契闊。這時候。英法兩國軍艦。還在那裏互相攻

擊。倭倫想起法艦違背公法。用礮轟擊全歐知名沒有武裝的游船。有心想報復方纔的仇恨。對理查道。這艘法國軍艦。真不講理。平空的來追我們。還派水雷船來攻擊。我恐怕他誤認我們是英國文報船。拿游船隊旂號掛起來。也沒用。他既經知道我們這艘是游船。還要擊沈我們。也太不講理了。爲此想請你教導教導他。理查道。容易得很。在五分鐘裏面。等我們到了空中。讓我來擊沈他。替你報仇。倭倫道。擊沈他可以不必。他雖然是我們的仇敵。船上還有五六百無罪的人哩。這五六百人。並沒有開罪我們。他們都是聽着將校指揮幹的。若玉石俱焚。未免不合。爲此我想起方纔我們虧得英艦救援。不然早已沈沒了。現在倘然能夠拿法艦的戰鬪力燬掉他。讓英艦捉去。也可以報答方纔英艦救援的恩惠。理查道。你意思我也明白了。只是恐怕不能如願。我製造的空氣礮。只可以擊沈他。不能轟去他的戰鬪力。話雖這般說。讓我試試也不妨。倘若不小心擊沈了他。却不好怨我的。倭倫大笑道。那也自然。只要你輕輕放下去。正說着恰好柰塔砦走來。倭

倫趕忙問道。方纔從舢板上過來。尊大人沒有受傷麼。柰塔砦欠身答道。多謝記念着。家君虧得總理招呼。現在很舒服。並沒有受傷。倭倫又問他一路上的景況。柰塔砦也大約答了幾句。然後問理查道。你看那兩隻軍艦戰得好熱鬧。我們還是由他們去。還是一齊擊沈他。倭倫笑道。都不是。我們路拉痕給法艦攻擊的時候。虧得英艦來救。爲此我正在這裏請倭挪爾特艦長。用炸彈將法艦的戰鬪力燬去。讓英艦捕去。以報救我們的大恩。柰塔砦點頭道。以德報德。也是天下的公理。只是艦長你怎樣罷佈呢。理查道。我想向着他船尾下。放他一彈。燬他輪軸。只恐怕船要沈下去。說着。飛艇已經飛起到離海面一千尺的地位。向前面一看。離那兩隻軍艦。不上一里。這時候兩艦的距離。不到一千碼。戰得正是熱鬧。從前英法爭海權的時候。礮還沒有現在這般精。爲此戰不多幾分鐘。可以用決死隊衝上去。現在却不能這般莽撞。所以戰了這許多時候。還沒有勝負。法艦一心對付英艦。第二艘水雷船沈沒。竟沒有看見。現在却看見了這隻飛艇。知道沒有好事。

趕忙掉過船上礮。向上轟擊。理查見了笑道。他到先來打了。好。讓你嚐嚐滋味。說着迴過空氣礮。對着法艦後面。拿電機一按。裏面的彈子。便從空氣中射入海裏。爆裂出來。只見法艦舵底海水。像銀山似的湧起來。把那隻軍艦。忽地從後面掀起。船唇便向前一沈。連前桅都差不多浸在海裏。等到波浪平靜。那一艘龍爭虎鬪的軍艦。已竟動彈不得了。伊助烈愛耳。便飛也似升上去。直到看着兩隻軍艦像兩隻模型一般。這時候理查同倭倫都在舵樓裏。理查道。這時候他不能猖獗了。你看他個形狀。說着。拿手裏遠鏡遞給倭倫。倭倫接過來一看。果然法艦的船尾。已經沒入水裏。前面還在那裏捨命轟擊。英艦看見他無端給一艘飛艇。炸成那種模樣。知道他是無能爲力。便向前猛撲。不上幾分鐘。法艦已經支持不住。英艦纔停了礮擊。用信號逼法艦降服。不多一會。法艦桅上。掛起白旗。眼看着戰事已畢。倭倫收了遠鏡道。好了。讓他們去罷。雖然。我想去聽聽他們講話。料來一定。有軍事祕密。祇是我們現在還有大事在身。得即刻渡過大西洋去纔好。安蘭尼

亞今日早晨。已經在紐約出口。你計算這個洋面。要走多少時候。理查道。大約十六小時。從這裏到紐約有三千里。我們這隻伊助烈愛耳。一點鐘可以走二百里。安蘭尼亞即使走得快。在白天也不過走四五百里。我們在日落時便可遇見他了。理查剛好說完。只聽腳底下飛起一聲信礮。用遠鏡向腳底下一看。看見英艦頭桅上挂着一串信旂。倭倫看了旂色道。他要同我們講話呢。正桅挂着休戰白旂。諒來沒有歹意。我們要下去嗎。理查道。那也何妨。我們不過多耗費半個鐘頭。或者還可以從大西洋艦隊艦長那裏。打聽些新聞。外面已經曉得我們有這個飛艇。也不用隱瞞着。你以爲怎樣。倭倫點頭道。甚好。我們下去便了。只是我露面究竟有些不妥當。讓我迴避了再說。理查等倭倫走後。傳令將桅上風車扯起。又傳了幾處命令。叫全船準備着不測。不一會。飛艇已經落下去。這時候英法兩艦。已經並在一起。兩只軍艦上將校軍士。看見飛艇果然落下來。都忘記了自己的戰事。澄澄地圍在欄前觀看。兩個艦長。站在艙面。都用遠鏡打着。不多一會。飛艇

已經落下。飛艇上的人除了奈塔斯同倭倫。其餘都在艙面。理查立在舵樓旁邊。一手按着船尾上的空氣礮。以防不測。到得切近。英艦長高聲請問飛艇的名字。還謝他的援助。理查答道。我們是恐怖黨的伊助烈愛耳號飛艇。方纔因爲法國軍艦。不守公法。擊沈不裝甲的游船。爲此轟去他的戰鬪力。不然。我們也不來管這閒事。讓你們去戰鬪了。英艦長叫道。阿呀。我若早知道你是恐怖黨。也不來同你講話了。實對你說。我心裏現在很覺得有些不高興。你爲什麼不讓我們自己戰爭。却要無故來幫起我們來。叫我有些愧對這位法國同事呢。理查臉上一紅。道。便是你們軍艦不在這裏。這法艦我們也一樣轟擊的。我們本來看着你們軍艦。同法國軍艦一樣。是我們的仇敵。不過法國軍艦。太不守公法。爲此教他先嚐嚐我們的滋味。好了。現在也不用爭論。徒然耗費時候。你還是單要問我們的艦名呢。還是別有話講。英艦長道。問船名是第一件事。我現在還要問問你們飛艇共有幾艘。你們造了這些飛艇。有何作用。理查搖頭道。我沒有命令。不能回答你。

不過我們飛艇。不止一艘。建築這些飛艇的地方。便是英國。可憐你們那些偵探。真是睡在夢裏。一些不知。至於說到作用。我們自有善用方法。現在我們是武裝中立。到不論什麼時候。我們看着可以動手的時候。便要來用兵力。停止你們的戰事。這幾句話。說得英國安特朗米達軍艦艦長。怒髮上沖。大叫道。住了。你這話。真算得狂妄到極頂。彷彿全球和戰的大權。都在你們掌握似的。快不要再講。不然。我便立刻拉下休戰的白旗。給你五分鐘準備。轟成你齏粉。話還沒有說完。只聽得飛艇上一陣狂笑。緊跟着一陣鈴音。艙面上的人。都不見了。那飛艇便呼的一聲。飛在離海面二千尺的空中。從軍艦看上去。像一張樹葉。再一看。已經開足一點鐘走二百英里的速度。流星般向西方去了。

第二十二章

六月二十三日清晨五點半鐘。坎拿大航路上的安蘭尼亞輪船。從紐約啓碇。向女王鎮同利物浦進發。在坎拿大航路上。這一艘也算是最大最快的輪船。向來

從山狄霍克到女王鎮。不過走四天半。載重四萬五千噸。有六萬匹馬力。一點鐘可以走三十四里半。戰事一起。所有小些的輪船。都已調回本國。只剩這數艘大的。照常駛行。然而這時候意法軍艦。帶着魚雷船。常在大西洋洋面游弋。搜捕敵國商船。絕他們糧道。德奧兩國軍艦。要防守波羅的海。同地中海兩處。沒有精神再顧這西面。爲此英國要保護這條航路。只有獨力支持。這時候上議院方纔悔恨當初萬不該反對意國借款。弄到現在要多防一國。本來這條航路又長。行走時也有些戒心。但是開戰以來。已經走了五次。都沒有遇見危險。這一回是第六次了。坎拿大公司裏又接着安特朗米達軍艦捕獲法國軍艦的電報。英美兩國的人。以爲安蘭尼亞是一只極妥當的船。速率又快。路上又從來沒有出過事。便有一班不論開戰不開戰。一定要渡大西洋的人。來搭這條輪船。爲此船上凡是可以坐臥的地方。多佔滿了。還帶着不少的郵件同貨物。凡是安蘭尼亞出口。兩面公司出賣船票。彷彿拍賣一般。公司中不知賺了多少錢。這一次在紐約出口。

船上的人不知不覺載着一位重大人物。便是駐美自由會總理洛蒲路夫。他是要到倫敦將在美洲會員的進行方針。同美國政府對於歐洲戰事的舉動。報告會長。這美國政府的舉動。除去美俄兩國內閣之外。沒有別人知道。洛蒲路夫派了許多國事偵探。方纔打聽明白。爲此安蘭尼亞輪船上。這一次不但裝了不少的貨物郵件搭客。還裝了洛蒲路夫一肚子的祕密。就是這一次由美至英的航行。拿全地球的戰雲又加黑一層。大家本來猜不出美國的政策。也是這一次給安蘭尼亞載上英國來。英國保護這條航路的方法。是每五百里停一只大軍艦。這五百里裏面。派兩隻裝甲巡洋艦。在裏面梭巡。恐怕兵力單薄。每兩隻巡洋艦還帶着四隻水雷艇。凡是有輪船往來。都歸他們保護。爲此安蘭尼亞從紐約出口。一出美國領海。便有兩只巡洋艦帶着水雷艇來保着。送到大軍艦左近。過了大軍艦。便又有兩只巡洋艦來保護。送到第二隻大軍艦左近。照這個樣子。一直到遇見愛爾蘭艦隊爲止。全世界各國。除了英國。沒有第二國有這般魄力。爲的

保衛糧道同郵路。無論怎樣的耗費。也不能計較。俄法意三國。也知道祇要能夠斷英國這一條航路。便可以制英國死命。爲此也用盡方法。來斷這條鐵練。安蘭尼亞走了五百里。便遇見了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烏散那輪船。從哈里法克司到利物浦的。一同到了第一隻大軍艦駐防的海面。卻沒有遇見敵艦。到天黑時候。安蘭尼亞走得快。已經搶過烏散那。那時第二對巡洋艦。也落在後面。這天剛好沒有月亮。天上陰沈沈壓着一天烏雲。在戰時交戰國輪船。本來不點燈的。安蘭尼亞也把燈光都遮住了。照平常規則。遇見這般天氣。是不走的了。但是現在戰時。安蘭尼亞船主。也知道只能在暗中行走。爲此拚着命向前進發。到十點鐘。看見前面隱隱有些火光。不多一回。有一隻巡洋艦。保着一隻輪船。從對面駛來。卻是一隻德國輪船。打了一個暗號。便過去了。到了十一點鐘。洛蒲路夫靠在艙面背風的地方吸煙。忽然看見一個人。着一件極大的灰色大衣。鬼鬼祟祟走上來。閃到樓梯下去。黑暗裏也看不出他的面目來。不覺動了疑心。便從別處轉到

那人背後。剛好看見那人從大衣底拿起一個扁平圓形的物件來。洛蒲路夫知道不是什麼好東西。趕緊拿出手槍來。喝他住手。那人剛要把那件東西擲下海去。洛蒲路夫槍子已經發出去。打中那人舉起的手腕。那人大叫一聲。向前便倒了下去。還把手中緊握着的東西。向海中一扔。說也奇怪。那件東西。一到水面。忽然發出一縷淡藍色火光。飛入空中。照得全船雪亮。頓時全船擾亂起來。那個給洛蒲路夫打傷的人。還想跳水逃命。給大眾拿住。轉動不得。船主也趕來。問了洛蒲路夫原委。然後細細訊問拿住的人。聽他口音。雖然打着英國話。卻露出法國口音來。知道是個法國奸細。他也自承是法國奸細。政府裏懸着一百萬法郎的賞銀。專門教他探聽安蘭尼亞下落。報告法國艦隊。方纔擲下去的。便是信號。說着用手向東南海面上指道。你們看罷。他們來了。大家跟着他的手。向東南水平線上一看。果然黑沈沈的海面上。透出一縷白光。不多一回又滅了。知道奸細的話不假。一定有法意軍艦。趁着安蘭尼亞沒有趕到第二大軍艦駐防的海面。

前來捉拿。據那奸細說來。法意兩國兜拿安蘭尼亞的艦隊。共有大軍艦兩隻。巡洋艦四隻。水雷艦六隻。這一支艦隊。便埋伏在離這裏十里的海面上。分佈四面。白天藏着。天一黑。便從四面兜過來圍攻。東南是大鐵甲一隻。巡洋艦兩隻。水雷艇兩隻。西南大鐵甲一隻。巡洋艦一隻。水雷艇兩隻。北面是巡洋艦一隻。水雷艇兩隻。因爲知道安蘭尼亞是一隻重要的輪船。爲此用全力兜拿。船主聽了。趕緊吩咐人拿那奸細押入艙底看管。一面傳號令到機器房。吩咐開快輪。自己拿舵向北一撥。那條輪船便飛也似向東北駛去。那時候他還不知道敵艦已經逼近。以爲再走一兩點鐘。可以到英艦第二個汛地。轉過身來向洛蒲路夫。謝他救這一船千餘條性命。洛蒲路夫看見他這般自在。把他拉在一邊。力勸他注意。他以洛蒲路夫害怕。笑嘻嘻答道。請先生不要替安蘭尼亞耽憂。我想起來。敵人至多不過一兩隻軍艦。我們速率。一定可以搶過他的。我們一到天明。便可以遇見英國兵艦。到那個時候。我們同他已經相隔有五十里路了。洛蒲路夫道。我也相

信這條船的速率。不過你還不知道敵人勢力。近幾天。敵人又增了一倍軍艦。決計捕獲安蘭尼亞。或者擊沈他。他們不但要同安蘭尼亞爲難。並且還想把從英國到坎拿大美國的航路弄斷他呢。船主聽見洛蒲路夫這般講。不覺起了疑心。澄澄的看着他道。你的話。我卻沒有知道。連這邊英國軍艦上的管帶。也沒有知道。倘若這消息是真的。我卻要請教請教你怎樣會知道呢。從你先生姓名上看來。你是一個俄國人呀。洛蒲路夫趕忙答道。我是美國人。並不是俄國人。便是打聽着這個消息。也不是從俄國的朋友那邊。是從俄皇的仇人那邊得來的。至於說我怎樣得來的。卻是我的事。總之我們這條船。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。只有兩條路可以走。一條是墜入他們網裏。一條是投順敵艦。若是肯聽我的勸告。好在這裏離第一英艦不遠。還是加快速率回頭走的爲是。船主大笑道。你真是胡說了。他們若是有非常的舉動。難道我們艦隊是睡着的嗎。大約你是給現在外面無稽之談嚇昏了。快請去睡罷。包管你到天明不遇見敵人。洛蒲路夫正色道。

弗留助船主。直對你講。我不能去睡。今天夜裏。大家都不要想睡覺。若是你不迴船回去。明天這條船上。恐怕你不能再挂英國旗了。剛說到這裏。忽然叫聲阿呀。拉着船主的手臂。教他向東南東北觀看。船主一看。果然兩邊透出兩縷白光。不多一刻。西北面也透出一縷白光。忽然三處白光又都滅了。桅上瞭望的人也報告下來。船主到了這個時候。方纔知道自己料錯。不敢怠慢。趕忙迴舵。從新向西行駛。走了一點鐘。已經追着德國商船。放慢了輪。把這件事告訴德國船主。一同開足快輪。迎上烏散那去。到二十四日上午一點鐘。已經迎着烏散那。然後三隻巡洋艦。保着三隻商船。向西進行。後面敵艦上照海電燈。漸漸的逼近來。在海面上彷彿許多金蛇一般。各處亂射。不多一回。竟給他們射上船來。給他一射着。便有許多電光。跟着射來。三隻商船的船主。都知道事已緊急。趕忙再加上些速度。那三隻防衛的巡洋艦。不曉得敵人虛實。也用探海電燈向四面射去。方纔知道已經深入重地。四圍都有軍艦駛來。只有北面兵力。稍形單薄。便拚命向北闖來。

到得相距三千碼的海面。英艦用大礮先行攻擊。初意想拿敵艦擊沈。不意敵艦的鎗礮也同雨點一般射來。距離愈近。鎗礮彈愈緊。英艦用照海電燈留意着敵人的水雷艇。不上十五分鐘。兩隻水雷艇。沈了一隻。還有一隻。失了戰鬪力。敵人的巡洋艦也受了重傷。英艦看出破綻。在商輪兩邊的兩隻。便停了鎗礮。當頭的一隻。一面開礮。一面開足汽機。直衝敵艦腹部。不多一回。只聽得震天動地的響了一聲。敵艦腹部。已經撞了一個大洞。沈入海底。這時候北方包圍的敵艦。已經全軍覆沒。只是太遲了些。剛好英艦拿這隻巡洋艦撞沈。後面兩支敵國艦隊。已經趕到。大鐵甲上面千餘磅的礮彈。雨點般射來。只要給他擊中。便是一個死。有時候打入海中。還激得起銀山般的浪濤來。那聲音在空氣中像暴雷一般。三隻商船。雖然開足汽機逃避。却避不過後面的大礮。不多一回。德國商輪。爆裂出來。把全船炸成兩段。沈入海底。却不像敵人的礮彈。那時候洛蒲路夫還立在安蘭尼亞艙面上。無意之中。擡起頭來。看見雲中透出一縷電光。注射到海面上。衍